

海尼 著

掀起金面
进入北纬30度的神秘王国
掀起金面
进入你的过去和未来



成都时代出版社

海尼 著

金面 THE MASK

成都时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面/海尼著:—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10.4
ISBN 978-7-5464-0178-2

I. 金… II. 海…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61392 号

金 面

JIN MIAN

海尼 著

责任编辑	张 露
责任校对	李 航
插 画	崔凌云
装帧设计	成都完美科技有限公司
责任印制	莫晓涛

出版发行	成都传媒集团·成都时代出版社
电 话	(028)86619530(编辑部) (028)86615250(发行部)
网 址	www.chengdusd.com
印 刷	四川泰吉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48mm×210mm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280 千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4-0178-2
定 价	29.80 元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举报电话:(028)86697083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电话:(028)66564977

北纬 30 度的一个神秘王国
湮没在三千年前的茫茫时空中
现代人无缘领略神秘王国的辉煌与壮美
却有幸挖掘出了王国的宝藏
宝藏中的金面金杖闪耀着三千年前的光芒
如同我们面对玛雅的水晶头骨
或者埃及的图坦卡蒙
——这就是失落的三星堆文明、金沙文明
失落的文明或许早已融入你的血脉
所以
我只是用文字将追忆和幽思记录下来
以便和你一起穿越三千年的时空
犹如和你一起重返亚特兰蒂斯
或者和你一起成为一段传说
永远
.....

楔

子

很久很久以前，我是长着翅膀的神。

在我展翅飞翔的羽翼下，霞雾时常萦绕在众山的顶端。偶尔，我顺着山顶的云端俯冲而下，一座辉煌的王国便迎面而来。

我还记得，王国的名字——比龙古蜀。

我总是在月圆的深夜，轻捷地掠过一片宁静的水域，悄无声息地飘落在马桑河边，离王城不远处的高地上。

黑紫的羽翼飘在空中，似乎为我增添了一层诡秘的神力。我抖抖宽大的翅膀，月夜中就有了风的味道。

当雾散去的夜晚，暗蓝色的苍穹下，月之银辉普照大地，平静的马桑河水自西向东流过王城北面。一湾从马桑河引流的水绕城环流，王城便在镜面似的水光里幻动。

王城如同漂浮在水中的一只方舟。

瞧，一切都还在沉睡，月光被弥漫的雾包裹着不再露面了。

夜，渐渐地黑沉了。

夜，并不总是如此黑沉，而人们却总是虔诚地信奉我的威力和无所不能。

可我能做的，只是在这样的夜晚，披着黑紫的羽毛从天际划过，悄无声息地掠过夜空；或是在高地的楠树梢头，远远地注视着静谧而安详的比龙古蜀。无数虔诚的心和清亮的双眸赋予我一颗水一样纯净的心和夜一般孤独的灵魂。

也许，一片黑紫的羽毛会在夜空中，旋转，飘落……

即使是仰望苍穹的族民，也不会留意我掠过天际、逐渐隐去的翅膀。

目 录

	第一章 纳纳的呼哨	1
	第二章 阳光下的金面	16
	第三章 祸端	30
	第四章 活祭	43
	第五章 在比龙圣山	50
	第六章 造访	80
	第七章 使者	98
	第八章 近忧和远虑	117
	第九章 铜作坊和羽鸢	124
	第十章 马桑河的夏天	136
	第十一章 采玉	154
	第十二章 好消息,坏消息 ...	169
	第十三章 纳纳的婚事	181
	第十四章 是恶咒吗	201
	第十五章 船向东方	213

目 录

 第十六章 黑绒纳 220

 第十七章 大火 248

 第十八章 热毒 263

 第十九章 滋长的藤蔓 274

 第二十章 金面纳纳 284

 第二十一章 康 296

 第二十二章 流民 306

 第二十三章 浑水中的游鱼 317

 第二十四章 发怒的神 332

 第二十五章 随风而逝 347

尾 声 361



第一章 纳纳的呼哨

春夜，比龙古蜀国王子，一个名叫“昌”的男孩坐在一艘小船上，让侍女竹叶悄悄把船撑进桃溪的河湾僻静处，水湾弥漫的雾气立刻把小船包裹起来。然后，昌扬扬手，示意让船就停在水和雾的中央。

在比龙古蜀国的语言里，王子被称为“纳纳”。

现在，纳纳昌在夜色里，抬头向林中的溪边四处望望，四周清冷而幽静，不时传来一两声林中栖鸟旷远的啼鸣，那声音也像雾一般在幽幽的水面上萦绕。

确认没有侍卫跟过来，纳纳昌再一次扬手，说：

“快拿出来吧。”

侍女竹叶立刻从怀里掏出一只小布包，仔细打开来，是一些压得非常平整的干草叶。竹叶借着燃烧的烛燎火光，将草叶一片一片地穿在一根细竹签上，再把竹签往烛燎上只凑了一下，于是，一股青烟便从干草叶上冉冉地腾起来。

纳纳昌赶忙接过这串点燃的草叶，用鼻子猛猛吸那浓浓的烟气，然后舒服地眯着眼，快乐地吐出一口长气。

呃——纳纳昌很享受地伸了一个懒腰，一只手顺势在竹叶的腰上拧了一下。竹叶也嗅到了一股奇异的香气。

小船在水中轻轻摇了摇，夜色中，纳纳昌漂亮的脸蛋在烛燎红红的火光中闪烁。

昌刚学会吸食幻草不久。幻草就是神草“苴麻”，那是祭台巫祝

们必不可少的，一旦吸食了神草就可以和神说上话了。大祭司朵利时常会特意往大纳提宫里送上一些，而纳纳昌总是能背着父亲变着法儿从宫中或是祭台弄来不少偷偷享用。

大多数的巫士在特殊的日子都有权享用神草苴麻，通常他们习惯把神草放在嘴里慢慢咀嚼，这样的日子一般是举行祭祀或是与神交流的时候。而平日里享用神草是被禁止的，即使是王族。

可是，谁不偏好和神待在一起时轻飘飘的感觉？

——没有谁。

——还有谁会从娘胎里带出秘眼符胎记？

——除了我昌，还有谁。

纳纳昌只要如此这般自问自答一番，便没有理由不坚信自己可以享受比旁人更多一些的殊遇。何况，大祭司朵利还特意教会了纳纳昌吸食苴麻的各种方法。

最后，纳纳昌让侍女竹叶把所有的幻草都点上了，一次吸了个痛快，然后一拍手说：“回去吧！”

威严的大纳提宫屹立在夜色中，即使在王城外的漕河也能看见它留在水面的影子。要知道，独自欣赏大纳提宫映在水面的影子，也是纳纳昌比较偏好的事情。有几次，他甚至从如镜的水面看见了神飞翔的影子盘旋在幽深的天幕，或是神从水面上轻捷地掠过，羽毛划出涟漪，把几滴冰凉的水珠溅落在昌的额头。

昌没有对旁人提起过这样的事，但却给了自己更多吸食幻草的理由。

夜色中，纳纳昌回到宫中。他在大纳提宫的住所与母亲姚娃的相隔不远。现在，母亲的房里还透着光亮。因为身上幻草的味道很容易暴露自己刚刚结束的行径，纳纳昌不愿意这时候被母亲看见。

比龙古蜀人总是把大纳提卓的女人称为“娃”。大纳提卓的女人中只有姪生下了纳纳,而他曾经有过的其他女人不是因为不孕就是因为流产,都稀里糊涂地只在大纳提宫度过了短暂的日子,就没了踪影,似乎大纳提卓的女人都很短命。可纳纳昌的母亲就另当别论了。她生下的纳纳昌,一落地就让整个比龙古蜀国都惊呆了。

还是先说说这个比龙古蜀国吧。

其实,比龙古蜀国究竟是什么时候建立的,谁也说不清楚。不过,那些上了岁数的族人都说比龙古蜀人最早是从西面山顶的云彩上下来的。他们踩着一级一级递落的山,下到众山环抱的山麓,选择马桑河岸建立了由朱戈、石碛、黑绒、桑彭、濮羽五个纳城和一座王城组成的比龙古蜀国。

尽管比龙古蜀人的祖上先是住在大大小小的山洞里,在森林的藤蔓间找寻食物,但后来学会了在山下更宽广的原野种植、渔猎,住进由木头和石头搭建的温暖屋子,或许今后还会顺着马桑河向东走得更远。

尽管如此,属于比龙古蜀人的秘眼符,从离开洞穴的那一天开始,就刺在了每一位族人的身上。所有的族人都向神发过誓:只要还有一个比龙古蜀人,那他的身上就一定留着比龙古蜀人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秘眼刺青——一枚隐含咒语的眼形文身,那咒语也将随之代代传下来:“嗡啊吽……嗡啊吽……”无论他们向东走得多远。

通常,比龙古蜀人的成人之礼都是从左肩上留下一枚秘眼刺青开始的。而王族的秘眼刺青则留在胸口上——那里离跳动的心更近。像纳纳昌的母亲这样嫁进王族的女人,就又有些不同了,自然有先后两种身份的两枚刺青。

可纳纳昌却从娘胎里带出一枚秘眼符胎记!

没有谁会怀疑这是神赐予的。而且，它的形状颜色与王族对刺青苛刻的标准毫无二致。这就让所有比龙古蜀人吃惊的嘴更加合不拢了。

大纳提卓为此给纳纳昌在宫中建了一座木楼——那是建在五棵围聚在一起的楠树冠上的木头房子，好让纳纳昌从小就能一目了然地从树冠上望见整个比龙古蜀国的森林、河流和山脉，还有这座比龙古蜀王城。

能够从木楼上望见的一切，在以后都将属于纳纳昌，这是毫无疑问的。

悄悄回宫的纳纳昌一进门，就命侍女竹叶把溜进屋里的那群绿羽鸟都赶出去，关在窗外。这些向来喜欢和人纠缠，又被昌惯坏的绿羽鸟总喜欢趁他不在的时候，从窗外的树枝上溜进来打瞌睡，甚至偷偷把黄色的小弯嘴伸进陶碗里喝剩下的醴酒，然后摇摇晃晃、醉醺醺地在纳纳昌的席上拉屎。

侍女竹叶也和以往那样，噤着嘴吹响口哨，把绿羽鸟唤走，再把席子收拾干净，纳纳昌便躺下睡觉。可一眨眼工夫，纳纳昌便在竹叶的预料中喊起来：

“快过来看看，痒痒疼呢，看是什么在我身上爬？”

竹叶也不点烛燎，轻轻从席上挪过来趴下。于是，早有一双手伸进她怀里。竹叶在黑暗中轻轻地笑了。

“那只眼睛呢？让我亲亲。”纳纳昌说。

竹叶立刻伸手挡住昌的嘴：“嘘，纳纳把王族的秘眼刺在我的胸口上，迟早会要了我的命。”

“你就说你也是从娘胎里带来的。”

竹叶嗔怒着用下巴抵住纳纳的头顶，昌便陷在竹叶圆滚滚的双乳间，憋得眼冒金星，喘不上气来。

纳纳昌的个头还未长足，比昌年长的竹叶一直惯着他，即使昌执意要亲自在她胸口也刺上一枚王族的秘眼符，侍女竹叶也冒死迁就。

昌向来鄙视一切规矩和约束，对自己如此大胆的行径充满了骄傲和绵长的兴奋。

可是，竹叶只是姝娃替昌选来的一位侍奴，心口上的秘眼刺青对于王族来说是地位和荣耀的标志，可对一名侍女来说，却是杀身之祸。

纳纳昌的头在竹叶的身上拱着不出来，呼呼的热气令竹叶浑身发软。竹叶知道那幻草又让昌不安分了。

这时，纳纳昌在竹叶身上的什么地方咬了一口，竹叶举手要拧昌的耳朵，没想到什么也没拧住。纳纳昌早“霍”地爬起来，慌忙中碰响了一只挂着的铜鸟铃，“叮咚”一声。

昌在黑夜里得意地嘿嘿笑着，继续去拨响更多的铃，继续兴奋地想出新花样在黑暗处捉弄人。

这一切，早在桃溪的小船上，侍女竹叶就料到了。吸下一包比往常多得多的幻草，纳纳昌至少要胡闹一宿。

清晨，几乎一夜未眠的昌便急不可耐地匆匆往宫外去。有时候，巍峨的宫墙对昌来说也是一种令人透不过气来的约束。

经过房前的池塘边，这时，一枚黑紫的羽毛悠悠然从昌眼前飘落到他的脚边，纳纳昌弯腰拾起来。那枚黑紫的羽毛油光水滑，在晨曦中泛着流动的光彩，昌很喜欢，插在帽檐上，顺手摸了摸，牵着一匹红马出了宫门。

天还早，大纳提宫静静的。一位贴身侍卫悄悄地牵了马尾随纳纳

而去。

抬眼望去，橘色的霞光穿过王城外缥缈的雾气，照耀在马桑河清波荡漾的水面上。河水碧波东流，极目处，一轮红日从氤氲的云霞中升起，那些泊在岸边的独木船、芦苇船，便在宽阔的河面上随波活动起来。

马桑河两岸，缥缈的晨雾或浓或淡地萦绕在嫩绿的河滩草场、平整的田畴和无边的茂密阔叶林间，各种植物或辛辣或清香的气息带着清凉的潮湿扑面而来，和雾气中细小的水珠一起，附着在平静的清晨。

这时，王城里交错的土路上，走着头顶高颈陶罐取水或是出城捕鱼、放牧的族民。被驱赶的牲畜，在道路上踏出大小或深或浅的蹄印，而道中畜类的遗粪很快被踏进泥里。

远处大纳提宫的高墙外，两骑快马卷起一路烟尘。渐渐地，马鞭叭叭的声响和急促的马蹄声呼呼隆隆地冲过来，慌得路人来不及躲闪，有人在惊吓中滑落了头顶的陶罐，摔碎在地上，罐里的水溅起尘土，淌进了畜蹄的凹印里。

马在比龙古蜀国是稀罕物。这种被当做珍贵礼物的漂亮牲口来自北边——遥远的渭水河边的周国。周国的大纳提虽然从未来过比龙古蜀，可他用来马来传递他的友好问候。

异国的友好不仅让比龙古蜀人内心充满了对这漂亮牲口的另眼相待，更令比龙古蜀国的王族身价不凡——马几乎成了王族的一部分。而和马一起送来的养马师也出类拔萃，他让至少五十匹健壮的马不断地繁衍。眼下，这种能带着人快速奔跑的牲口已经为大纳提卓武装起了一只非常像样的马队了。

紧张的奴隶们自是不敢抬头看那高头大马上身着华服的少年，躬身垂手避于路边。即使是偶尔大胆去偷偷仰视的平民，仍是未看清这两骑

行色匆匆的清晨过客,但从眼前一闪而过的上等服饰和那条在额上灿灿发亮的金饰可以猜出,那策马奔在前面的,一定是大纳提卓唯一的儿子纳纳昌。

高地上巍峨的大纳提宫、华丽的各纳提庄园、茅檐泥墙的房舍和作坊、无边的楠树林、整片的阔叶蕉林,以及平民们惊慌而又敬畏的眼神,这一切都随飞驰的马,在昌眼前一闪而过。

纳纳昌的额头上已沁出了汗珠,黑色的丝麻袍衫早被背脊的汗水濡湿了一大片。纳纳昌拍拍马,他也喜爱父亲的这匹红马。

纳纳昌“啾啾”地尖叫几声,快乐而兴奋地扭头看看贴身侍卫,手中的马鞭在空中摔得“叭叭”脆响。

晨雾慢慢地淡去了。

急驰的马朝城东桃溪下游奔去,没有什么能阻挡纳纳的兴致。奔马惊起一群野鸭“嘎嘎”地扑打着黑褐的翅膀,跌撞着飞起,又在不远处落下继续觅食。昌双腿猛夹马背纵马一跃,过了桃溪。那些刚刚飞过河岸的鸭群又被马蹄惊得羽毛零落。

只见纳纳昌急驰中飞身倒挂于马侧,俯身捉住三只野鸭,又反身折上马背。被捏着脖的鸭子扑腾着却叫不出声,纳纳昌也不回头,出其不意地扬手将野鸭接连地朝身后抛去。紧跟其后的贴身侍卫情急之中一手接住一只。猝不及防,第三只飞过来,侍卫敏捷地用嘴咬住它的翅膀,惊鸭这才梗着脖子,“嘎嘎”叫起来。

纳纳昌瞥见侍卫敏捷的身手,兴奋而得意地在嘴边打了个响亮的呼哨,尖锐的呼哨声顿时惊起一大片林中飞鸟和刚落地的野鸭,它们“扑扑啦啦”地争相飞起,像刮过一阵风。

贴身侍卫已麻利地用顺手折来的藤条,将三只野鸭缚住捆在腰间。他浑身汗湿,双脚指头在皮鞣里能抠出水来。纳纳刚才的纵马一

跃过河，令侍卫心惊不已——在这个兴头上，谁又敢让纳纳不高兴呢？

余兴未尽的纳纳用目光搜索着四周的树木和岩石。忽然，他眼角微微一扬，城南那耀眼的高地上，在晨光中熠熠生辉的大祭台令人眼前一亮，他拨转马头朝祭台高地冲去。

贴身侍卫看出了纳纳昌的心思，赶紧勒马拉开了与纳纳的距离。那可是祭祀禁地，擅闯禁地是要砍头的，骑马上祭台更是从未听说过的事！

那横在眼前渐行渐近的祭台高地，吸引了纳纳昌全部的注意力，令他身上每一个毛孔都兴奋不已。昨晚半夜喝下去的酒，现在都涌上来，有一股浓浓的酸馊味。

纳纳昌打了一个酒嗝，再一次抽响马鞭，猛然一跃，红色的骏马矫健地冲上了高地。马在平整宽敞的高地上越跑越快。这时，纳纳昌看清了祭台上供奉的羽神像就在前面。当神前侍卫上前拦截时，纳纳昌惊慌之间拉紧缰绳，但强大的冲劲令努力无济于事了。

受惊的马忽地立起，扬蹄踢翻了持戈的侍卫，撞断了神台前儿臂粗的旗杆。倒地的侍卫也未看清马上的人，只知有人擅闯禁地，便持戈拦阻。恰在这时，撞断的旗杆不偏不倚地轰然倒下，砸在神台正中的青铜神像上，神像顷刻间倒地身首异处。那红马却撞上利戈，咕咕地冒着黑红的血沫子，尥蹶狂怒，一个趔趄跌下高地，砰地砸在一块牛背大的青石上，口吐血沫，痉挛扭曲地挣扎了几下，便不再动弹了。

此时，祭台上，身首异处的神像令惊慌而出的巫士们皆面无人色，僵在一旁不知如何收场。

那进退两难的贴身侍卫，驻马在祭台高地下迟疑片刻后，无奈之下，扔下野鸭，随后也跃上了高地。待他尾随而至，乱纷纷的场面令侍卫感到一切已无法挽回。

侍卫从祭台旁一处用做灌血祭祀的沙坑里扶起受伤的纳纳——他被马驹蹶抛起，这不小的沙坑救了他一条命。沙坑里长年血祭染红的沙粒，将昌的脸涂了一层黑红的满是腥臭的膏腻。

住在祭台庙堂里的大祭司朵利，不知何时，已悄然跪在神台前，双手抚地，额头像木桩一般，在青石上叩得“咚咚”山响，嘴里喁喁而语，说着巫士们才懂的话。立刻，祭台上巫士、巫女都齐齐地扑倒在神像前，瑟缩着连连叩首，惊恐不安。

昌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他扔下马鞭，在大祭司身旁朝神台跪下：

“请神饶恕了昌吧！”他闭上眼把头叩在青石上。此时，他真的感到了大祸临头的恐惧。

这时，有人轻轻在昌的肩上拍了一下——是桑彭纳提。

桑彭纳提一身牛皮甲衣跪在纳纳昌身后。他是这一季的王城巡值官。国中五个纳城的五位首领被称做“纳提”，要按季轮流巡值，王城里发生的大小事，巡值的纳提自然知道得越多越好，越清楚越好。

桑彭纳提把一只厚实的手放在纳纳的肩上，轻轻拍拍他，低声道：“纳纳，你先回宫吧，这里有我呢。”

不等纳纳昌辩言，桑彭纳提转而朝身后低声喝道：“送纳纳立刻离开祭台回宫！”

那侍卫躬身应命，扶纳纳迅速离去。

桑彭纳提跪在原处，抬头望着那尊断首的神像，一丝恐惧像一股冰冷的风穿透背脊，他不禁战栗。他撕下一面旗幅包裹好神像的头，捧到大祭司面前：

“我想，大祭司和我一样都不会把祭台上刚发生的事胡乱地传出去……”

大祭司朵利听罢，木然一笑，躬身接了像首，率众巫回高地上的庙堂，不再多语。

这时，早被桑彭纳提遣去给尹相戈木报信的甲士已经急匆匆赶回来，跌跪在桑彭纳提面前，低声传着尹相的密令。

尹相戈木是纳纳昌的姥爷，姪娃的父亲。

桑彭纳提清楚，凭自己一个纳提的力量想要保全昌避开祸事，显然不行；而纳纳昌一旦身陷如此祸事之中，必死无疑。这样，大纳提卓将失去唯一的子嗣，难免会引起纳提们之间隐隐的不安和骚动，而神像断首又必会引起族民们的内心恐慌，势必会让比龙古蜀国失去安宁与和平。

桑彭纳提侧耳听罢传令，然后，从腰间掏出一只羊角筒递给传令的甲士。甲士愕然地看着桑彭纳提，也不容多想，拔出铜戈在自己腕上划出一道血口子，把羊角筒里的棕色粉末倒上去——那是“见血封喉”！立刻，那传令甲士气紧地扼着喉，直瞪着眼，倒地死了。

桑彭纳提拾回羊角筒塞进腰间，望着耀眼的日头发呆。

当纳纳昌快乐而兴奋的呼哨在桃溪边尖利地响起时，大纳提宫里，大纳提卓同往常一样随日出而醒来。

身着白色木棉布宽松寝衣的大纳提卓，起身坐于木榻上，清清嗓，微微发甜的唾液润过咽喉，浑身立刻清爽了许多。大纳提卓理理长辫，忆起昨夜这木榻上吱扭吱扭的声响，嘴角漾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来。

侍女们听见大纳提卓卧榻上传来的轻微咳嗽声，便静静地捧着衣物，在门外低头候着。

大纳提卓透过木窗，看见昨夜侍寝的侍女水草也站在侍女们中